

## 從觀雨樂想起

住在鄉間的日子，喜歡看雨。那該是年輕吧！

不知有多少同好，我愛看風狂雨暴的景象，再加上聲音效果更好。近來偶然發現南宋的愛國詩人陸放翁，他一生作的詩極多，既好又雄奇。只不過我沒有系統性的研究，看到他有些寫暴雨的詩。

陸游(1125-1210)，是豪放的詩人。一個世代生活紹興的人，卻有北方人的性情，幾乎跟辛棄疾是兄弟。他愛雨，愛夢，有不少這方面的詩作。如寫夢中的“暴雨”：

黑雲塞空萬馬屯	轉盼白雨如傾盆
狂風疾雷撼乾坤	壯哉澗壑相吐吞
老龍騰拏下天闔	鱗間火作電脚奔
巨松拔起千年根	浮槎斷梗何足論
我詩欲成醉墨翻	安得此雨洗中原
長河滾滾來崑崙	鸛鵲下看黃河渾

夢中見有聲有色，雷震水湧的暴雨，恐怕不是多有的。陸游身在夢中，還作了詩——原來他心牽魂縈的是中國大地被侵佔，遍地腥膻，他希望抗金，並驅逐敵寇，能光復舊疆！這雄心壯志，不能達到，更且少人體會。可惜，他到處宣揚復國，到底同志的人不太多。他又是書生好兵，不能得甚麼當道的權貴尊重他的意見；不幸，有志大才疏的野心人物受他鼓舞，好戰與善戰並不是一回事，拿將士的人命賭博，是流氓的野心，不是仁者智者的作法。

內心積鬱沒有辦法傾洩，只好借酒澆愁，醉後悶睡，有如此的心理現象。

另一首夢中的詩：

白盡髭鬚兩頰紅	頹然自以名放翁
客從謝事歸時散	詩到無人愛時工
高挂蒲帆上黃鶴	獨吹銅笛該垂虹
閒人浪跡由來事	那計猿驚蕙帳空

年老退休後的詩人，連集合詩友文友，抗金同志等，高談闊論，都難以辦到。他的詩豪放雄渾，跟他的政論一樣，不合於臨安軟紅暖玉，醉生夢死的氣氛。宋代重文輕武，放吟醉酒，不談政治的文人，看怎麼個雄赳赳武夫般的人物，覺得難合得來，甚至有些煞風景。陸放翁“詩到無人愛”並不難理解，也是自然的事。就像御用的太監型宗教人，講道必須故意沒有內容，才不會討人厭，冒犯得罪不起的偉人。

再看“七月十九日大風雨雷電”，充滿寫實：

“雷車動地電火明，急雨遂作雷電傾...明朝雨止尋舊夢，尚聽飛濤濺瀑聲。”剛烈的豪情，躍現紙上。不過，這還沒有企圖北定中原，甚或“上馬始覺一身輕”的熱情。

他自號“放翁”的放，真性情，也招致他的被放，沒有高官，就沒有厚俸；他有時貶官，甚或丟官；雖然不是全未短暫的升遷過，總是貪污無術，生活從未太富裕過。

有一首“大風雨中作”，可不是作夢。

“風如拔山怒，雨如決河傾。屋漏不可支，窗戶俱有聲...老病無避處，起坐徒歎驚...”放翁應該知道現實生活是怎樣的。本了壯健的軀體，還是不永葆青春。

“七月二十四日作”

閑拂青銅一惘然	此生應老雲海邊
涼颼入袂詩初就	幽鳥呼人夢不全
天是鵲歸星渚冷	月中桂長露華鮮
射胡羽箭凋零盡	坐負心期四十年

青銅鏡子裏照出的面容，難免“老”了！放翁沒有能光復土地，更不能掃穴犁庭，只得回到家鄉，抱甕灌園，過他與土地接近的生活。

名將世家的韓侂胄，多少受了陸游的影響，崇拜岳飛，可是好高而不知兵，有岳飛之志而無岳飛之才，於1205年率師北伐，遭遇大敗，最後給投降派除掉。宋朝從此注定北伐無望，亡國可期。

放翁年高八十五歲，體健而心先死，末後寫下：

死去仿製萬事空	但悲不見九州同
王師北定中原日	家祭勿忘告乃翁

當然，沒有甚麼北定中原，是蒙古鐵騎滅宋的悲劇結局。他未能光復國土，卻在詩園播下萬頃佳卉。

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